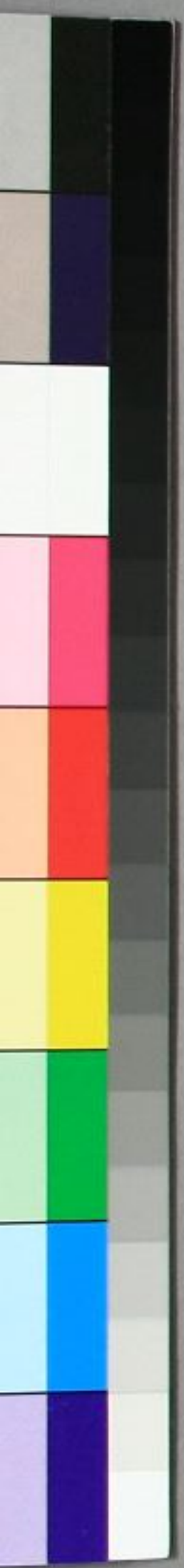


晉書
五

志
輿服
食貨
五行
刑法
上中下

廿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1
5



文庫 11
D 271
5

010190559020

晉書志卷十五

輿服志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黃帝皐衣纁裳放勛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舍寅丑之建玄戈玉刃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含曜又所以營衛南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綵頰丹班次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兼鞞珮衡載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緝四維疏懷山之水靜傾天之害功尤彰者飾彌煥德逾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

白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
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輅也乘路周路也而韞
火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爲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
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采見秋蓬孤轉杓觴旁建
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於
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垂陰雨五方之盛有八十
物者焉宗馬烏旌奚往不格殷公曹叔此馬低首周
禮中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式遵遺
範賓入異憲師行殊則是以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鉤
膺條革乃暢其文六服之見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

有等差逮禮業彫訛人情馳蕩諸侯征伐憲度淪亡
一紫亂於齊飾長纓混於鄒翫孔子曰君子其學也
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于典影鷓冠於鄭
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升國攬其餘軌
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阜旒之制旄頭罕車
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
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凝脂布網
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爲帝軫除弃六冕以豹
玄爲祭服高祖入關旣因秦制世祖挺英雄之畧摠
文景之資揚霓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

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
匹以辛姬趙飛鷲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揚雄所謂覆
天狼之威狐張曜日之靈旄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
也於後王氏擅朝武車常軻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
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葆車輿輦充庭之飾漸以
周備明帝採周官禮記更服袞章天子冠通天而佩
玉璽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章儼畧而
損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
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爲景
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

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貺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
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
歟

玉金象革木等路是爲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
漆輪畫爲櫺文三十輻法月之數重轂貳轄以赤油
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軫金薄繆龍
之爲輿倚較較重爲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
笏鸞雀立銜櫺文畫轂及轄青蓋黃爲裏謂之黃屋
金華施橑朱橑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爲
鷗翅加以金銀雕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鷗車斜注旂

孫嶠口摸
擬似西陽
鞋引

旗於車之左。又加棨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
輜以黼繡。上為亞字。繫大蛙蟆蟠。輓長丈餘於戟之
杪。以鼈牛尾大如斗。置左。駢馬輓上。是為左纛。輓皆
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揉而能自曲。
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以為名。革者漆革。木
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軻委地。
畫日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會萬國之
賓。亦以賜上公及王子母弟。象路建大赤通赤。無畫
所以視朝。亦以賜諸侯。革路建太白。以即戎兵事。亦
以賜四鎮諸侯。水路建大麾。以田獵。其麾色黑。亦以

之曰古編
似小戎章

賜蕃國。玉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駕四馬。馬並以黃
金為文髦。插以翟尾。象鹿而鏤錫。錫在馬面所金
而方銳。金受謂以金受為文旄以鐵為之其大三寸而方銳。
中央兩頭高如山形貫中以翟尾而結著之也。繁纓赤。屬易。茸金就十有二。繁纓馬飾纓馬五路
皆有錫鸞之象。和鈴之響。鉤膺玉瓊。鉤膺即繁纓也
龍。輜華。輶。輜車輓也頭為龍象輶朱幘。幘馬帶玦名也
汗以為飾也法駕行則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
則陳乘輿車。輦旌鼓於其殿庭。
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
按周禮。惟王后有安車也。王亦無之。自漢已來。制乘

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名爲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並駕四建旂十二各如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旂安車則邪注駕馬馬亦各隨五時之色白馬則朱其驪尾左右駢駢金叟鏤錫黃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與之牛之爲義蓋取其負重致遠而安穩也天子親戎則舒謂武車綏旌也

金根車駕四馬不建旗幟其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耕根車駕四馬建赤旗十有二旒天子親耕所乘者也一名芝車一名三蓋車置耒耜于軾上魏景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則建大白行殷之時也泰始二年有司奏宜如有虞遵唐故事皆用前代正朔服色其金根耕根車並以建赤旗帝從之輦按自漢以來爲人君之乘魏晉御小出卽乘之戎車駕四馬天子親戎所乘者也載金鼓羽旗幢翳置弩於軾上其建矛麾悉斜注獵車駕四馬天子校獵所乘也重輞漫輪繇龍繞之

一名闕戟車一名蹋猪車魏文帝改名蹋獸車

記云國君

不乘奇車奇車亦獵車也古天子獵則乘木輅後人代以獵車也

遊車九乘駕四先驅之乘是也

雲罕車駕四

皮軒車駕四以獸皮為軒

鸞旗車駕四先輅所載也鸞旗者謂析羽旄而編之列繫幢傍也

建華車駕四凡二乘行則分居左右

輕車駕二古之獸車也前後三十乘分居左右輿輪同朱不巾不盖建矛戟麾幢置弩箠於軾上大駕法

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史士戰士載以次屬車

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

金龍銜羽葆刻木為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南指大駕出行為先啓之乘

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

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輶伏兔箱漆畫輪輓武帝時護軍羊琇輒乘羊車司隸劉毅糾劾其罪

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青交路其上形制

事事如輦。其下猶如犢車耳。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爲常。乘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

屬車一曰副車，一曰貳車，一曰左車。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行則中央左右分爲行。

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車懸豹尾。豹尾以前比之省中屬車，皆阜蓋。朱裏云。

御衣車、御書車、御輅車、御藥車，皆駕陽遂四望、總臆、阜輪、小形車駕。

象車，漢鹵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先正大會，駕象入庭。

中朝大駕鹵簿

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

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也

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

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各吹正二人引

次洛陽令阜車駕一中道

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吏在右並駕

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

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

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

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

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八人

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

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

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

次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

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

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

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

掾功曹吏居右並駕一

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

右並駕一

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

次西東賊倉戶等曹屬並駕一引從

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

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

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

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射聲校尉在左翊軍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

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引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獨揭鼓在隊前

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黃門麾騎中道

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

次九尺楯

次弓矢次弩並熊渠飲飛督領之

次司南車駕駟中道

護駕御史騎夾左右

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

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次武賁中郎將騎中道

次九游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

次雲罕車駕駟中道

次關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偃向後

次皮軒車駕駟中道

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

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

次相風中道

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

次九尺楯

次刀楯

次弓矢

次弩

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

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却無常

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

晉書志 卷十五 十一
次高蓋中道左單右罕

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

次華蓋中道

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

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

次桴鼓中道

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

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左右又各增三行爲九行

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細弩一行跡禽一行權斧一行力人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爲左右各十二行

金根車建青旗十二左將軍騎在左右將軍騎在右殿中將軍持鑿臚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

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

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麾騎在右

次相風中道

次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

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

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

次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

次金根車駕駟不建旗

次青立車

次青安車

次赤立車

次赤安車

次黃立車

次黃安車

次白立車

次白安車

次黑立車

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

十二如車色立車正

擊旗安車邪拖之

次蹋猪車駕駟中道無旗

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熊渠督左飲飛督右

次御輜車

次御四望車

次御衣車

次御書車

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

次尚書令在左僕射在右

又尚書郎六人分次左右並駕

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次左

右又蘭臺令史分次左右並騎

次豹尾車駕一

晉書志 卷十五 十三
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
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

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

次流蘇馬六十匹

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
各一人

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等並
騎各一人

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

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

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

次大鴻臚駕駟鉞吏六人

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司
從

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
方扇羽林郎十人朱衣

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
矢在內鼓吹如護軍

次後軍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
前軍

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

次領護驍騎游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靴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一功曹吏主簿並騎從轍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

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

次騎十隊隊各五匹將一人持幢一人靴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簿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

騎靴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稍

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隊各五十人異袴褶將一人騎校靴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并領之

皇太子安車駕三左右駢朱班輪倚獸杖伏鹿軾九旒畫降籠青蓋金華蚤二十八枚黑襪文畫轎文朝黃金塗五采亦謂之鸞路非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繩絡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其副車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畫輪耳

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駢

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

阜輪車駕四牛形制猶如犢車但阜漆輪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勲德者特加之

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油幢車駕牛形制如阜輪但不漆轂耳王公大臣有勲德者特給之

通慢車駕牛猶如今犢車制但舉其慢通覆車上也諸王三公並乘之

諸公給朝車駕四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阜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掾屬以下及令史皆阜零辟朝服其

武官公又別給大車

特進及車騎將軍驃騎將軍以下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輅車施耳後尸一乘

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謁者僕射郊廟明堂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前後導從大車駕二右駢他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

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駢皆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黑緇皂繒蓋

公旗旂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畫降龍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轡銅五采駕二中二千石以上石駢千石六百石朱左轡車轡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丈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

王公之世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旗旂七旒其封侯之世子五旒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及安車各一乘八年詔諸尚書軍校加侍中常侍者皆給傳事乘輅車給劍得入殿省中與侍臣升降相隨

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騶騎導從舊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

乘大使車他出乘安車也

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皆朱赤轂赤屏泥白蓋赤帷裳從騶騎四十人又別有小使車赤轂皂蓋追捕考按有所執取者之所乘也凡諸使車皆朱班輪赤衡軛

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幟如輅車駕二追鋒之名蓋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陣之間是為傳乘

輅車古之時軍車也一馬曰輅車二馬曰輅傳漢世貴輅駟而賤輅車魏晉重輅車而賤輅駟三品將軍以上尚書令輅車黑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無耳

並阜輪尚書及四品將軍則無後戶漆靛輪其中書
監令如僕射侍中黃門散騎初拜及謁陵廟亦得乘
之

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輅青帷
裳雲幟畫轅黃金塗五采蓋爪施金華駕三左右駢
其廟見小駕則乘紫罽輶車雲幟畫輶黃金塗五采
駕三非法駕則皇太后乘輦皇后乘畫輪車皇后先
蠶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騮馬油畫兩轅安車駕五
騮馬爲副又金薄石山駢紫絳罽輶車皆駕三騮馬
爲副女旌頭十二人持棨戟二人共載安車儼駕女

尚輦十二人乘輜車儼駕女長御八人乘安車儼駕
三夫人油輶車駕兩馬左駢其貴人駕節畫輶三夫
人助蠶乘青交路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輶車九嬪
世婦乘輶車駕三

長公主赤罽輶車駕兩馬公主王太妃王妃皆油輶
車駕兩馬右駢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路以紫絳
罽輶車駕三爲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之公主助蠶
乘油畫安車駕三公主有先置者乘青交路安車駕
三諸王妃公太夫人夫人縣鄉君諸郡公侯特進夫
人助蠶乘阜交路安車駕三

諸侯監國世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
校世婦命婦助蠶乘阜交路安車儷駕

郡縣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
夫之安車皆右駢阜交路阜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
乘朝車止乘漆布輜駢銅五采而已

王妃特進夫人封郡君安車駕三阜交路封縣鄉君
油駢車駕兩馬右駢

自過江之後舊章多缺元帝踐極始造大路戎路各
一皆卽古金根之制也無復充庭之儀至於郊祀大
事則權飾餘車以周用六師親征則用戎路去其蓋

而乘之屬車但五乘而已加綠油幢朱絲絡飾青交
路黃金塗五采其輪轂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一
車又是輶車舊儀天子所乘駕六是時無復六馬之
乘五路皆駕四而已同用黑是爲玄牡無復五時車
有事則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但以五色木
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義蓋
取其負重致遠安而穩也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
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
者也指南車過江亡失及義熙五年劉裕屠廣固始
復獲焉及使工人張綱補緝周用十三年裕定關中

又獲司南記里諸車制度始備其輦過江亦亡制度
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符堅於淮上獲京都舊
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時人服其精記義熙五年劉
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豹尾舊式猶存

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釋奠制曰今草創未有高車
可乘安車也太元中東宮建乘路有青赤旂致疑徐
邈議太子既不備五路赤旂宜省漢制太子鸞路皆
以安車爲名自晉過江禮儀踈舛王公以下車服卑
雜惟有東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納侯王而安帝
爲皇太子乘石山安車制如金路義不經見事無所

出

中宮初建及祀先蠶皆用法駕太僕妻御太將軍車
參乘侍中妻陪乘丹楊尹建康令及公卿之妻奉引
各乘其夫車服多以宮人權領其職

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非后王之制爰及庶
人各有差等及秦變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衿玄舊法
掃地盡矣漢承秦弊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
立及中興後明帝乃始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
說還備衮冕之服天子車乘冠服從歐陽氏說公卿
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始制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之

服侍祠天地明堂皆冠旒冕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
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
華蟲七章皆具五采

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
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及晉受命遵而
無改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
冠平冕冕阜表朱綠裏廣七寸長二尺二寸加於通
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以朱組爲纓
無綬佩白玉垂珠黃大旒綬黃赤纒組四采衣阜上
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爲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
裏以朱綠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綠其領袖赤皮爲韞
絳袴袂赤寫未加元服者空頂介幘其釋奠先聖則
阜紗裏絳綠中衣絳袴袂黑鳥其臨軒亦衮冕也其
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顏黑介幘絳紗袍阜緣
中衣其拜陵黑介幘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黃白緗黑
色介幘五色紗袍五梁進賢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
其素服白幘單衣後漢以來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真
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之飾改以珊瑚珠晉初仍舊
不改及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

中顧和奏舊禮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不能備可用白旋珠從之

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却乃直下鐵爲卷梁前有展筓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輿所常服也平冕王公卿助祭於郊廟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王公衣山龍以下九章卿衣華蟲以下七章

遠遊冠傳玄云秦冠也似通天而前無山述有展筓橫于冠前皇太子及王者後帝之兄弟帝之子封郡王者服之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之冠服惟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太子則以翠羽爲綬綴以白珠其餘但青絲而已

緇布冠蔡邕云卽委貌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其制有四形一似武冠又一似進賢其一上方其下加幘顏其一刺上而方下

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以皁絹爲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皁緣領袖其執事之人皮弁以鹿皮爲之

進賢冠古緇布遺象也斯蓋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

始加緇布則冠五梁進賢三公及封郡公縣公郡侯
縣侯鄉亭侯則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書關中內侯
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兩梁中書郎秘書丞郎著
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于令
史門郎小吏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
省御膳爲重也博士兩梁崇儒也宗室劉氏亦得兩
梁冠示加服也

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
籠冠卽古之惠文冠或曰趙惠文王所造因以爲名
亦云惠者蟪也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名惠文或云
齊人見千歲涸澤之神名曰慶忌冠大冠乘小車好
疾馳因象其冠而服焉漢幸臣閎儒爲侍中皆服大
冠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左右侍臣及諸將軍武官
通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璫附蟬爲飾插以貂毛黃
金爲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胡廣曰昔趙武靈王爲
胡服以金貂飾首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應劭漢
官云說者以爲金取剛強百鍊不耗蟬居高饒清口
在掖下貂內勁悍而外柔縟又以蟬取清高饒露而
不食貂則紫蔚柔潤而毛采不彰灼金則貴其寶瑩
於義亦有所取或以爲北土多寒胡人常以貂皮溫

額後世效此遂以附冠漢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黃貂各附服色所尚也

高山冠一名側注高九寸鐵爲卷梁制似通天頂直豎不斜却無山述展筓高山者詩云高山仰止取其矜莊賓遠者也中外官謁者謁者僕射所服胡廣曰高山齊王冠也傳曰桓公好高冠大帶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近臣應劭曰高山今法冠也秦行人使官亦服之而漢官儀云乘輿冠高山之冠飛翾之纓然則天子亦有時服焉傅子曰魏明帝以其制似通天遠遊故改令卑下

法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緹爲展筓鐵爲柱卷取其不曲撓也侍御史廷尉正監平凡執法官皆服之或謂獬豸神羊能觸邪佞異物志云北荒之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別曲直見人鬪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制衣冠胡廣曰春秋左氏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卽楚冠秦滅楚以其冠服賜執法臣也

長冠一名齊冠高七寸廣三寸漆纚爲之間如版以竹爲裏漢高祖微時以竹皮爲此冠其世因謂劉氏

晉書志 卷十五
冠後除竹用漆纏司馬彪曰長冠蓋楚制人間或謂之鵲尾冠非也枚曰蝕則服長冠而祠宗廟諸祀冠之此高祖所造後世以爲祭服尊敬之至也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古用雜木珠原憲所冠華冠是也又春秋左氏傳鄭子臧好聚鵲冠謂建華是也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漢高命舞樂人所服

方山冠其制似進賢鄧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縠爲之漢天子八佾五行樂人所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此冠不常用漢氏惟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夾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或云掃除從官所服
却非冠高五寸制似長冠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比當殿門衛士服之

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平冕昔楚漢會於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常持鐵楯聞急乃裂裳苞楯戴以爲冠排入羽營因數羽罪漢王乘

間得出後人壯其意乃制冠象焉凡殿門司馬衛士服之

術氏冠前圓吳制差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或曰楚莊王復讐冠也

鷓冠加雙鷓尾豎插兩邊鷓鳥名也形類鷓而微黑性果勇其鬪到死乃止上黨貢之趙武靈王以表顯壯士至秦漢猶施之武人

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爲之禮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玉邸玉笄謂之合爲弁其縫中名曰會以采玉朱爲璫璫結也天子五采諸侯三采天子則縫十

二公侯伯七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三韋弁制似皮弁

頂上尖韎草染之色如淺絳

邸冠下祗也象骨爲之音帝

爵弁一名廣冕高八寸長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增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啤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翹舞樂人服之

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也漢注曰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始時各隨所宜遂因冠爲別介幘服文吏平上幘服武官也童子幘無屋者示不成人也又有納言幘幘後收

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乘輿鼓吹所服
救日幘文武官皆免冠著幘對朝服示武威也
漢儀立秋日獵服細幘及江左哀帝從博士曹弘之
等議立秋御讀令改用素白幘按漢末王公名士多
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
皆著縑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
縑帛以爲幘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
施軍飾非爲國容也徐爰曰俗說幘本未有岐荀文
若巾之行觸樹枝成岐謂之爲善因而弗改今通以
爲慶吊服

巾以葛爲之形如帽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漢
末妖賊以黃爲巾世謂黃巾賊

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無
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纚爲
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成帝咸和
九年制聽尚書八座承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帽
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帽然則往往士
人宴居皆著帽矣時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人士亦往
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帶劍晉

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金銀玳瑁爲雕飾

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藍田玉璽螭獸鈕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爲乘輿所寶斬白蛇劍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人沒於劉聰後又沒於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

革帶古之鞶帶也謂之鞶革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駟寺皆服之其有襲綬則以綴於革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入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襲綴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

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也

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標標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標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巡幸則惟

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官不下纓武官服冠

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秘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魏已來名爲五時朝服又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已下隨官受給百官雖服五時朝服據今止給四時朝服闕秋服三年一易

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鞶古制也漢世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紫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卽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皇太子金璽龜鈕朱黃綬四采赤黃纁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翠綉佩瑜玉垂組朱衣絳紗襪阜緣白紗其中衣白曲領帶劔火珠素首革帶玉鉤燮獸

頭鞞囊

其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預上官正會則於殿下脫劍舄又有三梁進賢冠其侍祀則平冕九旒衮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鞞采畫織成袞帶金辟邪首紫綠二色帶采畫廣領曲領各一赤舄絳袜若講則著介幘單衣釋奠則遠遊冠玄朝服絳緣中單絳袴袜玄舄若未加元服則中舍人執冕從介一中元玄

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四采朱黃纁紺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亦有三梁進賢冠朱衣絳紗褌阜綠中衣表素革帶黑舄佩山玄玉垂組大帶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也皇后謁廟其服早上阜下親蚕則青上纁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支相繆八爵九華熊獸赤熊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元康六年詔曰魏以來皇后蚕服皆以文繡非古義也今宜純服青以爲永制
貴人夫人貴嬪是爲三夫人皆金章紫綬章文曰貴人夫人貴嬪之章佩于寘玉

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
九嬪銀印青綬佩采璵玉貴人貴嬪夫人助蚕服純
縹爲上輿下皆深衣制太平髻七鑲蔽髻黑玳瑁又
加簪珥九嬪及公主夫人五鑲世婦三鑲助蚕之義
自古而然矣

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佩瑜玉
諸玉太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綬佩山玄
玉

長公主公主見會太平髻七鑲蔽髻其長公主得有
步搖皆有簪珥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
以綵組爲緹帶各如其綬色金辟邪首爲帶玦

郡公侯縣公侯太夫人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其
特加乃金紫

公特進侯卿校世婦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幘
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擗長一尺爲簪簪珥入廟佐
祭者皁絹上下助蚕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綠白二
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爲朝服

音義

頰勅真反鞫胡犬反鞞分物反杓音標條音條鸛音聿衿居春反
瓊許縛反地音征正其巨反軫音零箭音同檠音老芑甫勿反

杪音聊 麓音理 之 燾音導 顛音盧 夔亡范 鈇反魚 訖反居 瓌

音襄馬帶 駟反 轡反 轆反 轡反 屬音魚 倚反 憤扶云 闕徒合 反又 弩

玦音各也 簾音服盛 槌直追 屬音燭 總似歲 懼音到 靴音陶 傲

蘇反 佗音稍 山卓反 袴反 結音角 輻音同 懔反 虛音 僊音 驪

音愧淺 袂反 望發 帽反 苦洽 璇音旋 螭音惠 縱音山 綺反 咋音 鉏

伯反 又反 非 鵠音 羆音 邱音 尖音 跣音 下音 廉反 啤音 况音 羽音 頤

五陌反 本 捧音 步音 頂反 木 擊音 矜音 反 古洽 盛音 襍音 博音 鞞

畢音 翳扶沸 瑣音 獨音 鎮音 莫音 幘音 反 古獲

晉書志卷十五終

晉書志卷十六

食貨志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勗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為市總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勗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匪于

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
不翫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
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
貨以致齊國之強鴟夷善發斂之居以盛中陶之業
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屬以耕稼召夏屬以耘鋤
秋屬所以收斂冬屬於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
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旣敷
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兗豫
漆絲之膾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帶琅玕荆郢
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梅蔚之鄉
葱右菰梢之駿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
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
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
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
聘自其儀宴享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
之災卹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
典用此道也辛紂暴虐翫其經費金縷傾宮廣延百
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
實鹿臺之錢大斂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
宮之麗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爲

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間、伏詣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爲席、綾紈爲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並頒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堙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爲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永爲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疾初踐、畝之稅、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孑遺、史臣曰、班固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暉乃睽、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顯宗卽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騫、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

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
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乏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
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
空虛延及內郡沖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
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
出自侯門居貧卽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
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
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
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
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
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
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
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
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
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
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
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是時穀
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
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
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

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儼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糒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梠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畧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糶棗

袁術戰士取給羸蒲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典藏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永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疹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

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淫於宮
籟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
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
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
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府庫破
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
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
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
倉府官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
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
袁術戰士取給羸蒲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
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
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
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文帝黃初二
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永并戎車歲動孔
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診
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
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
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
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

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淫於宮
禦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
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
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
三吳之資按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于戈於府庫破
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
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
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
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
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
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
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
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
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旣竭百
官饑甚比屋不見火烟饑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
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
甃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
事草創蠻陬賸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
時石勒勇銳挺亂河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
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萬人多相
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
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
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
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
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
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祗死魏武後追思其功封
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
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覲議
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

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
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
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
中豐實旣而又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廣
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竭以溉稻田公私有
蓄歷代爲利賈逵之爲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具
竭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
也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
濟北顏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
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

匠其無牛者令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爲煩
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
沃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滂爲患百姓饑乏
渾於蕭相二縣興陂塲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渾
以爲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
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
號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
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
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
餘以市金錦犬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人貢財貨
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
不使耬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旣費而收穀更少
隆到乃教作耬犁又教使溉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
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
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
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
晉陂引汧洛溉舄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
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
棄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爲兼并之計乃使鄧艾
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

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
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
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
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
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
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
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
萬餘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
無不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
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
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
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
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
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
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害艾所建也
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
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
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
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
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均施惠而不費

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
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
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
挾輕資蘊重積以營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
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
者益勸而猶或騰踴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
儉法主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
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籍田庚
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
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
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爲勤矣其以中左典
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
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糴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勅
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
販其休假期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
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鑒所上汲郡太
守王宏勤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
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
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
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

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
勲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
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
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爲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
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爲一屯屯置司
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
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
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
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
在停污高地皆多磽瘠此卽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

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
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益薄當今秋夏蔬食之
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
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
者也臣愚謂旣以水爲困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
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
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
不出境界之內且募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
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
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

王世貞曰
丘牛如古
丘嫂之丘

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
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
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
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
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
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
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旣
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
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
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
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
萬頭可卽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
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
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
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
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
陂塌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
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
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

晉書志 卷十六
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
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塌則堅完修固非
今所謂當爲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
其言墾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
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
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
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
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
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
異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旣不同

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
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
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
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
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
多積無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潦兪溢大爲災害臣以
爲與其失當寧瀉之不瀉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
其漢氏舊陂舊塌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
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
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

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
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塌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
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
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
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
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
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乎吳之後有
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
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藁之
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
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
有者皆聽留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
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
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賓布戶一匹遠者或
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
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
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
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
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
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

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
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
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
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
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
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
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
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
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鉞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
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
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
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是時天下
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
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
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
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
又爲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
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饑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
八九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
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

晉書志 卷十六 十五
作卽以爲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
督令爇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
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汜勝之督三輔種麥
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
益猶多二年三吳大饑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
輒開倉廩賑之武帝時使黃門侍郎虞駮桓彝開倉
廩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
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
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旣已殷廣下及工商流
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
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饑寒並至堯
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臯陶不能使強不
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
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
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聞者流
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及江西良田曠廢來久
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
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
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
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

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輯寧今中州
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
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
勢近以爲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
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
亮耕於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
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
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
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
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
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
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爲北府都督鎮下
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哀帝卽位乃減田
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
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
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
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
述僭號於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
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

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
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
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爲便及章帝時穀
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
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悉以布
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
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
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
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
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爲租則吏多姦官
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爲是
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
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
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臣伏讀鑄
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
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人饑
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
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
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苗盡於
蝗螟之口籽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

靡鹽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許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冶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爲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

晉書志 卷十六 十九
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
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爲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
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
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
賜錢一億錢旣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
不以爲便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
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
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
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旣不多
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
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
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
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爲禁制
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
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所
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
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
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
財旣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
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則

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
之爲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
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
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多由
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旣用
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
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
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
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饑因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
今用錢之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富又人習
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
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旣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
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
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
誠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
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
以爲雖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
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
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求用之通業斷可
知矣思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

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饑薦及饑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華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音義

羶都孝反 鴟夷處脂反 鴈音戶 脣古先反 權蒲梢良馬也 裸郎果反

菁音精 靡音武 僮音角 汜音泛 啖徒敢反 俛音潤 濺子賤反 輸音成

枳音呂 椹食稔反 沲音麗 荷音初 鍾初洽反 麩與餅同 睽土濫反 贖音財

罪也 挺式連反 覬音冀 芍音土 削反 塙音遇 耨音樓 漑音古 礮音馬 鹵音鹵

昔魯二音 泚音比 販方願反 殿音都 最音見 堯音下 堦音口 交音反 螺音六 蟀音丑

上錄和反 填音於 孳音茲 葦音偉 沮音子 據音同 瓮音與 盆音滴 滴音六 蟀音丑

及音白 潤音鶴 寶音在 宗音占 之音贍 釵音色 立音燠 漢音汜 勝音汎 駿音斐

鼈音井 列音賈 販音古 同音杼 柚音逐 二音音 監音古 礫音歷 鋏音公 節音反 契音反

又口 頤反

晉書志卷十六終

晉書志

卷十六

三二

晉書志卷十七
十六
二十三

晉書志卷十七

五行志上

服妖
青祥

雜魁
金沴木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雜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更為表裏。

郁承晉

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
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
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
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
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以洪
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
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
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
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爲言凡
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
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
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
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
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
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灾眚之說不
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永
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
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象，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爲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不曲直。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旣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戍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顛等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溫入關之

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爲北藩八月庾楷爲西藩九月王國寶爲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爲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爲棟撓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勰爲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都擊長沙王又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月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

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
華孽也。於周易爲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
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掛三
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
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
朝。遠四佞而放諸埜。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
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
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
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與師衆不能救也。是
爲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爲平原王。納
河南虞氏爲妃。及卽位。不以爲后。更立典虞車工卒
毛嘉女爲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災。
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
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所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

發皆所以明教誠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誠。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筮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爲名。多棄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爲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內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人，峻授政於緜緜，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孫緜始執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棄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

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
多行無禮而韋昭盛冲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爲內
史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元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
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爲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
之罰也時皓制令詭暴蕩棄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
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
多矣故有火災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
臨商觀廳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舍

章鞠室修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有
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
位故天變屢見竊爲陛下憂之由是楊珧求退是時
帝納馮統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
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
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
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
祖斷白蛇劍及二百人萬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
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

晉書志 卷一
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
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
其應也張華閩纂皆曰武庫火而氏羌反太子見廢
則四海可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
恣賈謐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
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
也帝既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
縊殺太子也于寶以爲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
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官衣中忽有火衆
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
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苟藩表全之雖來還
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闈及閣
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
覃入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
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
郡縣此下陵上陽失其節之應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灾火起興衆救之救

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炎妄起雖興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于寶以爲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爲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師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內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災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灾石季龍大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灾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

亡

海西公太和中郗愔爲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灾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桓温强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風火大起是時桓温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蓋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

晉書志
實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
堂災是月景申蝻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
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
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媼母各樹用
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
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
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人驕妬皇子不繁垂蝻斯
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
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二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
桓玄篡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
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桓玄遙錄尚
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 三年盧循攻畧廣州刺史
吳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
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
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人因遂散潰悉爲賊擒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
都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
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爲吳郡晝在聽

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
上火卽大發弘知天爲之灾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
微之應也

傳曰修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
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
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
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
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
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
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
熟是爲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
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爲傷露非也按劉向
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
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
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
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
皆冒之此修宮室飾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饑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太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于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

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乃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歆以春秋石言于晉爲金石同類也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爲王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

爲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
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
初修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爲離宮班固云
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寶鼎三年後皓
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
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前
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鐘
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
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光變也天戒若曰
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弗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
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颺
起清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
康王母疑不祥毀弃之及後爲惠帝太子不終于位
卒爲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
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爲逆胡所弑

晉書志 卷十七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所襲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翦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廼不敬鬼神政令逆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顓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
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
殺人避過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巳水則地
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
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
入國邑隕霜殺穀董仲舒曰交兵結讐伏尸流血百
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
漂數千家殺人初帝卽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
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
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
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
十三年秋丹楊故鄣等縣又鴻水溢出按確稱帝三
十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
郊祀禮闕嘉禾初羣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
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廟亦不見秩反祀羅
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
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寘是

晉書志 卷十七
鑿咎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薨一日權時信納譖
訴雖陸遜勳重子穢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
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
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冀兗徐豫四州水出沒
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卽位便淫奢極慾多占幼
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
甚號令逆時饑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卽位四年乃立權廟又
終吳世不上祖宗之號不修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
闕亮及休皓又並廢二郊不秩群神此簡宗廟不祭
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
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
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冲等吳人賊之應
也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兗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
卽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 泰始二年又除明堂
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

地之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采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青徐兗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踈外者多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冀兗豫荆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兖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荆揚六州大水 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 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 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 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荆揚徐兗豫五州又水是

晉書志 卷十七
時帝卽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
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
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
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
所在其天意也 九月荆揚徐冀豫五州大水是時
賈后暴戾滋甚韓謐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冏專政陰
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冀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
主心陰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懷翼
戴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慢
陵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是時
王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

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月丹楊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荆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

五月又大水時幼主冲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

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

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

陰勝陽之應也 一說濤水入石頭以爲兵占是後殷

浩桓溫謝尚荀羨連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冰是時桓溫

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及太廟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楊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溫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尅百姓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妖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六月楊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符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

明年慕容氏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七月河內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緣

河紛爭征戍勤悴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

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衆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

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兆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

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
元顯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
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
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骨相望江左
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剋京都玄敗
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
沒殺人大航流敗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
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桓胤殷仲

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三年

五月景午大水 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

年王旅北討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蔡

州 八年六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大水 十年

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

限亦水沙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 十

一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

北討關河

經曰庶用五事 一曰貌 二曰言 三曰視 四曰聽 五曰
思 貌曰恭 言曰從 視曰明 聽曰聰 思曰睿 恭作肅 從

晉書志 卷十
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又時
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
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
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鶩音禍時則有下
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眚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
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
及人謂之疢疢病貌也言瘳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
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
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
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
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
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
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
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
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口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
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

孽於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爲威貌氣
毀故有雞颺一曰水歲多雞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
威儀則有強臣害君上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
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
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兌在西方
爲秋爲金離在南方爲夏爲火坎在北方爲冬爲水
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
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
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
常輿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
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颺鼻痾說以
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于易兌爲羊木
爲金所病故致羊颺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
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颺與
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
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
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年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裸身之飲對
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

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之亂此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無降下心又嘗因奕碁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也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營專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貿易于

實以爲貴者失位降在皂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廡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天戒若曰此惰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遂被殺焉

庶徵恒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按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

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
雨爲罰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
以凶饑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
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於也
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
旣已雷電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
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
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

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
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年三百
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
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
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敦執權不恭之
罰也

晉書志

卷十七

二十二

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恒雷電是時雖斬蘇峻其餘黨猶據守石頭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為白帔以易舊服傳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于寶

以為編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為帔毀辱之言也蓋其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統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縹

服尚不以紅紫况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

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為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

皇不悟反以為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未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脩容者急束其髮而削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段以死諸葛惠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于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襪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襜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篋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于寶以

爲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祚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爲羌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爲先太康中又以氍爲紉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夫氍毳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紉頭帶身袴口胡旣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氐羌互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大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不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于寶以爲男女之別國之大

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旣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櫛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住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于寶以爲夫屨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衆也敗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主命也今敗屨聚于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帟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帟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帟而婦人束髮其緩

彌甚紛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
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無
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永嘉之後
二帝不反天下愧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
此則古者總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
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傅紛識者曰紛者在首爲
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傅紛臣道上侵
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爲羽扇柄者刻木象

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
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
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
改十爲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
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爲衣
者又上短帶纜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
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爲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下
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
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

非主社稷之人故亡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幘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幘
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
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舊為屐者齒皆達編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
曰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
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構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
以致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
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
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
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
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為頭
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為顏四角金龍銜五
色羽葆流蘇羣下相謂曰顏類轎車尋而玄敗此服
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
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為雄不鳴不將

雞禍

于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爲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爲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愍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雷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爲玘所滅雞翹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北雞雄鳴主不樂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爲雄天戒若曰雌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媪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爲赤雄雞不鳴不將桓玄將篡不能成業之象

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雞翹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落者暫

起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篡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窟作聲曰韓尸尸藏者曰

金殄木

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謚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殄木木動之也五月官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夫米廩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是歲遂大饑死者千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殄木也

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繼而湖熟尋亦為墟矣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景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附桓
 玄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
 妖也而元顯尋為玄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嚚眊無樂賢之心故此堂
 見沴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
 本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象未及十年而禪位焉
 音義

處生音伏 眊息為反 霧音紛 颯音音 頰音音 靈音本 蕙音音 上音音

南 眺音遙 統音都 敢音反 眊音莫 報音音 媼音音 老音音 女音音 稱音音 隼音音 反音音 恣音音 睢音音

反 東莞音官 罔音舉 永音反 艘音蘇 曹音反 齒音在 智音反 霧音莫 弄音反 天音音 氣音音

務 翹音同 牙音池 爾音反 滯音作 任音反 剽音匹 妙音反 保音郎 果音反 悛音此 緣音音 營音音

音 詠音又 恰音苦 洽音音 剽音音 襖音一 背音音 緇音與 帕音音 擷音胡 結音音 斂音徒 猥音音

反 屨音脚 總衰音二 崔音音 帽音七 遙音反 桴音扶 然音音 髮音皮 義音音 轡音音 而音音 玳音音

起 媼音鳥 老音反 宦音武 庚音反

晉書志

卷十七

三十三

晉書志卷十八

五行志中

詩妖

白青白祥

毛蟲之孽
木沴金

犬禍
草妖

羽蟲之孽
赤青赤祥

羊羆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
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羆時則有
口舌之痾時則有白青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
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
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詩曰如蠲如蟻
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人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
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

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蝻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兇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羆一日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咳嗽者故有口舌疴金色白故有白青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康寧劉歆言傳曰則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爲於天文西方參爲獸星故爲毛蟲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兖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凌謀共立之事泄凌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之罰也詩云人之訛言寧莫之懲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劉備卒劉禪卽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爲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禮國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

劉辰翁曰
此解遂如
識

晉書志 卷十八
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後遂降
焉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
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
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爲不毀
之廟從之案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成乃正
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
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
徽政逸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

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
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
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
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
神卽慎顛倒昇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
之咎也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
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
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
嗣其始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

晉書志 卷十八
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城爲永安宮帝
尋復位而倫誅

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立成都王
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二
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胤不以勳故雖公
且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永一宗祧後
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旣爲國
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
爽故帝旣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僭也後猶不悟又
立懷帝爲皇太弟懷終流弒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
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
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
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
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
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
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
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
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

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於戌。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為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眾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時。庾亮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稱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遐邇謹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為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從司馬道子于安成。永帝遜位。出永安宮。封為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為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為言不從。

晉書志 卷十八 五
之妖僭也

武帝初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庶徵恒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際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電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

大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爲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宮廟之應也又是春宣帝南擒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雪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宣帝爲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已是時宣帝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時文帝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誕爲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饑是歲征役煩興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年

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時孫皓遷都武昌勞役動衆之應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 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漸疎上下皆蔽之應也及李熹魯芝李胤等並在散職近厥

德不用之謂也 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

社稷山川癸未雨 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沖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妃之應也

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 三年四月旱乙酉

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

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
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統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六年
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七
年夏郡國十三大旱 八年四月冀州旱 九年夏
郡國三十三旱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十年
二月旱
太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
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統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
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饑米
斛萬錢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而饑疫
薦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其九月郡
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
國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
死者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
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
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
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

百姓流血成泥又其應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一月司馬越以行臺自隨斥黜宮衛無君臣之節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寃死其年卽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于寶日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

廢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

京都大旱川谷並竭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言不從而僭踰之罰也 二年夏旱 五年五月大旱

六年四月大旱 八年秋七月旱 九年自四月不

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未親萬機內外之政決之將相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 二年三

晉書志 卷十八 九
月旱 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
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五年亢旱亦舒緩之應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褚太后臨朝
如明穆太后故事 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 六
年夏旱 八年夏旱 九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 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溫強恣權制朝廷僭踰
之罰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 四年冬旱涼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主幼
冲桓溫陵僭用兵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溫入覲高平陵闔
朝致拜踰僭之應也 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 八年六月旱 十年七月旱饑
初八年破符堅九年諸將畧地有事徐豫楊亮趙統
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
彭城頻有軍役 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
陸荊州經略河南是年夏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
黃淮 十五年七月旱 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烈

晉書志 卷十八
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政事舒緩又茹千秋爲驃
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
子階緣近習臨部領衆又所在多上春竟囚不以其
辜建康獄吏枉暴旣甚此又僭踰不從寃濫之罰
安帝隆安二年冬旱寒甚 四年五月旱 五年夏
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恩作亂桓玄疑貳迫殺殷
仲堪而朝廷卽授以荊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
悉使敬已內外騷動兵革煩興此皆陵僭憂愁之應
也

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 二年

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三年八月不雨

義熙四年冬不雨 六年九月不雨 八年十月不

雨 九年秋冬不雨 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

瀆多竭是時軍役煩興

詩如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
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
阿公來還當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
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

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
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凌令狐愚聞此謠謀立
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蓐鉤絡。
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鉤絡鉤
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篋束其要投之石
子岡後聽恪故吏收歛求之此岡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
賊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
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鼉
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
祥也。

孫體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
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
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
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
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
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

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
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
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
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
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
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
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
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

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
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
后廢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
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
秋蘭歸形街郵終爲人歎及楊駿居內廡以戟爲衛
死時又爲戟所害傷楊后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
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也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
也其時又有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

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
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嗟
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嚙响比至來
年纏汝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
也魯賈謚國也言賈后將與謚爲亂以危太子而趙
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郭日時童謠曰屠蘇郭日
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旨實眇
焉趙王倫旣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
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
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
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
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
心故言登城看也

大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
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
而元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
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
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樵爲狗作由是越惡晞奪其

兗州隙難遂構焉

愍帝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甓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甓甓案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甃瓦甃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甓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尅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諭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墜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籍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甓甓甓瓦器又小於甓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磕磕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云麥入土殺石武後如謠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
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
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上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
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
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
歌云白門廉宮庭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
而穆帝晏駕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
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
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
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
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
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
子並非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
露焉

太和末童謠曰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

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黃曇子曲中又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爲荊州黃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被拉颯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孫恩之字也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殷仲堪在荊州童謠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荊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粳天公誅謫汝教汝捻隴喉隴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京得志也今年食

麥麩麩粗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嚙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歿疾而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杆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懷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

桓玄旣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蘆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讐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

盧龍據廣州人爲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
曰鬪歎鬪歎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
後盧龍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尅
期欲與官鬪鬪歎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有期願之慶
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
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
石頭也

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
語亮曰景純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
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符堅初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
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
謠語云河水清復清符堅死新城及堅爲姚萇所殺
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爲魚
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
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爲慕容
沖所攻又爲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
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
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于寶

毛蟲之孽

晉書志
以爲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旣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顥獲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殆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蠮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麇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四科之實麇興於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塵入東海第百姓謹言曰塵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乃入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兔行廟堂上

天禍

天戒若曰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之甚焉
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
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
者也及文懿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京房易傳曰
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魏侍中應璩在直廬
歟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
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
車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天戒若
曰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
不從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
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
若曰帝旣衰弱潘王相讚故有犬禍

永興元年丹楊內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逵
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
人餓死於是粟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猪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爲

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沒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爲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太興四年廬江灑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釐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

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旣陽地中無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玄所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犬也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

而已天戒若曰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焉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案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衆惟星隕于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爲石陰類也又白祥臣將危君是後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溫及河陽各二六年正月隕石于溫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九年正月隕石于涼州二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傳曰庶士爲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于寶以爲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爐形後如偃人槃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青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太安元年丹楊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于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還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丈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爲瑞然馬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爲汲桑所殺而天下遂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刺史皇甫晏伐汝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白祥也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具也是後石季龍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成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氏賊次

襄國圍彭城向廣陵征成仍出兵連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符堅滅後經畧
多事人勞之應也 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戰者
數矣

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 十三年三月地生毛明
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又明年北掃關洛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槌
受符石彪頭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禘壇石中破爲二此木沴金
也郊禘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疾
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
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
徒揚經畧之聲終無其實寤鼓不崩之象也月餘以
疾還而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煥厥極疾
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羶時則有
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

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
亡背亡側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
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
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
罰常燠也燠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疾人其極病疾
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
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不以色者
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肯祥故聖人以為草妖失物
柄之明者也溫燠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
當死不死當生而不生或多於故而為災也劉歆以
為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苞柔為離離為火為目羊
上角下蹄剛而苞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
羊羸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
病目者故有目疴火色赤故有赤祥凡視傷者病火
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劉歆
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羸說以為於天文南方朱張
為鳥星故為羽蟲羸亦從羽故為雞雞於易自在巽
說非是庶徵之恒燠劉向以為春秋無冰也小燠不
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
茲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

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燠盡六日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為草妖或屬孽

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華結子如麥可食時帝初即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王亮及太保

衛瓘帝不能察今非時草結實此恒燠寬舒之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畧舒緩之應也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稗草化為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爲一

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於工黃狗家生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賈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

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賈菜作平慮

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于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大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殘也

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
國亡家之象朝將爲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
大亂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
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鳩殺臧此與愍
懷同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栢而張華遇害壯
武華之封邑也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
桑樹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是
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
冬季而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
之王公以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
屍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
也 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膠而生狀
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蠓鼠遇臨之益曰後當
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
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
妖也郭又以爲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
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愍
淪陷之徵元帝中興之應也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
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並有此妖而
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
也輕矣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
日忽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
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
帝爲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爲邑是帝
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
舍又天意乎

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僵
栗樹是日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
海西卽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纂大業登祚
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竊謂
西昌脩明之祥帝諱實應焉是亦與漢宣帝同象也
海西太和九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
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葉
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尋而降
符堅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

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
妃后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
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

義熙二年九月揚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蕒菜莖
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三寸亦草妖也此殆與
吳終同象識者以為苦蕒者買勤苦也自後歲歲征
討百姓勞苦是買苦也十餘年中姚泓滅兵始戢是
苦蕒之應也

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蒺藜

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牆及馳道天戒若曰八君

不聽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藜

羽蟲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鵝鵠鳥集靈芝池按劉向

說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者

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

于下位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僞德茂

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

見薦舉此所謂覩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

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

于國井

晉書志 卷十八
黃初元年未央宮中又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紂宋隱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鷲於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此羽蟲之孽又赤青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鷲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

夏文帝崩
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

其年明帝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烏闔墮泗水相類矣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

晉書志 卷十八
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
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
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顏動色

吳孫權赤鳥十二年四月有兩鳥銜鵲墮東館權使
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
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意溢德衰信讒
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
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
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
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
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
未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
爲鳳凰明年改元爲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
馬彪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
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按瑞應圖大
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闔闔門天戒若曰

晉書志 卷十八
閭闔門非雉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悉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逆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卽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此羽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趙王倫篡位有鵠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鵠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鵠之疆疆鵠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滅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鵞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也又黑祥也及閏月戊子而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

晉書志 卷十八 三十四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鷗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
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
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掖焚毀化爲污萊
此其應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卽位不
永之祥也後涉再募而帝崩按劉向日野鳥入處宮
室將空此其應也

海西初以典寧三年二月卽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
羽蟲之孽也尋爲桓温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鵲尾又巢

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尚又
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
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皇嗣位桓玄遂篡風教
乃頽金行不競之象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
羣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鳥
餘鳥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
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羊
羶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

評齊赤

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為魏所誅

吳成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妖曰山見葆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有赤雪二頃此赤祥也是後四載而帝崩

王室遂亂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屍流血之應也于寶以為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緩恣姦人將使太子冤死惠帝愚眊不寤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成釁禍流天下淖齒殺齊湣王日天雨血霑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下有惡心

晉書志 卷之八
不出三年無其宗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也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四年十二
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
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楊
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賊罪依軍法戮之其
息誦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
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為征軍自四年已來
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
直彈劾衆官元帝不問遂頻旱三年于寶以為冤氣
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為

不

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為池
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
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
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
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
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
劉殷三女並為其后天戒若曰聰既自稱劉姓三后
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眚
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矣

音義

蝟音彫 炕苦浪反 箱巨淹反 蝨終音 偵都田反 謾所六反 澍之戊反

樹音刮 拊音撫 悞乃亂反 嚨上盧紅反 鄣諸良反 訇

呼宏反 甌武部 甄盧斗反 堙音因 磕苦蓋反 忱氏林反 拉

殿上盧合反 下蘇合反 奘音孚 捻乃叶反 喝於个反 鑑胡黠反 磨居反 鈺

反 謹音喧 欵許物反 圻丑格反 偃於武反 噪蘇到反 過陟瓜反

征 螾音特 秤旁賣反 賈音買 枇毗琶反 膠居虬反 輿於反

反字或作 螾音偃 螿音釋 仆音仆 鵠提胡反 殼苦候反 鶩音秋 鷄音與

詞本亦 猗於維反 咋助阻反 又 淖奴效反 潛眉隕反 昧音求

委蛇逶迤

晉書志卷十九

五行下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鬻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慄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而龜能為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

晉書卷六
卷十一
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水，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彘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病水色黑，故有黑青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之孽也。庶徵之，恒寒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恒寒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當燠而寒，盡六日亦為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而出。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

孽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

晉書志 卷十九
反在草下 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按劉向說雹者陰脅陽也是時呂壹作威用事詆毀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與春秋時公子遂專任雨雹相應也漢安帝信讒多殺無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雹皆爲有所脅行專壹之政故也

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畧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其後權以讒邪數責讓陸議憤恚致卒與漢景武

大雪同事

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權聽讒將危太子其後朱據屈晃以逆意黜辱陳正陳象以忠諫族

誅而太子終廢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明年有步闡楊肇之敗死傷甚衆不聰之罰也 九年四月辛未隕霜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相應也

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間暴風寒冰郡國五隕霜傷穀是後大舉征吳馬隆又帥精勇討涼州 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郡雨雹傷禾麥辛卯鴈門雨雹傷秋稼六月庚戌汲

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景辰又雨雹隕霜傷秋麥千
三百餘頃壞屋百二十餘間癸亥安定雨雹七月景
申魏郡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八月庚子河
南河東弘農又雨雹兼傷秋稼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
內河東魏郡弘農雨雹傷麥豆是月庚午畿內縣二
及東平范陽雨雹癸酉畿內縣五又雨雹五月東平
平陽上黨鴈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是時土澹有
大功而權威互加陷抑帝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也
二年二月辛酉隕霜于濟南琅邪傷麥壬申琅邪雨

雹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隕霜害桑五月景戌城陽章

武琅邪傷麥庚寅河東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
國頓丘魏郡河內汲郡上黨雨雹傷禾稼六月郡國
十七雨雹七月上黨雨雹 三年十二月大雪五年
七月乙卯中山東平雨雹傷秋稼甲辰中山雨雹九
月南安大雪折木 六年二月東海隕霜傷桑麥三
月戊辰齊郡臨淄長廣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
縣琅邪臨沂等八縣河間易城等六縣高陽北陽新
城等四縣隕霜傷桑麥六月滎陽汲郡鴈門雨雹
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十二月大雪 九月

晉書志 卷之九
正月京都大風雨雹發屋拔木四月隴西隕霜 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蕩陰雨雹 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六月弘農湖城華陰又雨雹深三尺是時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十二月丹楊建鄴雨雹是月丹楊建鄴大雪 六年三月東海隕雪殺桑麥 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稼也 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五月雨雹是時賈后凶躁滋甚及冬遂廢愍懷

永寧元年七月襄城河南雨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陽又風雹折木傷稼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爲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帝崩 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 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 三年三月海鹽雨雹是時王敦陵上

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雨

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 二年四月庚子京都大雨雹燕雀死 三年三月丁丑雨雪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尋有蘇峻之亂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時帝幼弱政在大臣 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雄死 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其夕雨雹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 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五年

六月臨漳暴風震電雨雹大如升 十年五月涼州

雪明年八月張祚袍罕護軍張瓘帥宋混等攻滅祚更立張曜靈弟玄靚京房易傳曰夏雪戒臣為亂此其亂之應也 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霜十二月戊午雷已未雪是時帝幼母后稱制政在大臣陰盛故也 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海西太和三年四月雨雹折木

孝武太元二年四月巳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時帝幼政在將相陰之盛也 十二年四月巳丑雨雹 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雹 二十一年四月丁亥

雨雹是時張夫人專幸及帝暴崩兆庶尤之十二月
連雪二十三日是時嗣主幼冲冢宰專政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稱
兵内侮終皆誅之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篡位政事煩
苛識者以為朝政失在舒緩玄則反之以酷按劉向

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三年正月
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也四月景午

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時四方未一鉦鼓日戒

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數尺五月癸巳溧陽雨雹九月
己丑廣陵雨雹明年盧循至蔡州 六年正月景寅

雪又雷五月壬申雨雹 八年四月辛未朔雨雹六
月癸亥雨雹大風發屋是秋誅劉蕃等 十年四月

辛卯雨雹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桓楹同

日三處俱時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鳥時勞役
大起帝尋晏駕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震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桓楹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大風震電是月又雷雨義

同前說亮終廢

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電 七年

十二月巳亥毘陵雷電南沙司鹽都尉戴亮以聞

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雷電大雨

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
標破爲七十片是時賈后陷害馮輔寵樹私戚與漢
桓帝時震憲陵寢同事也后終誅滅

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震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電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巳巳
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說
雷以二月出入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既
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是時劉載僭號
平陽李雄稱制於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爲君失時
之象也赤氣赤祥也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雨雷電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十二月會稽

吳郡雷震電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巳巳會稽郡大雨震電 三年

六月辛卯臨海大雷破郡府內小屋柱十枚殺人九

晉書志 卷十九
月二日壬午立冬會稽雷電 四年十一月吳郡會稽又震電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電

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 五年十月庚

午雷發東南方

孝武帝大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二人 十年十二月雷聲在南方 十四年七

月甲寅雷震燒宣陽門西柱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雷雨

元興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將設儀導入宮天雷

震人馬各一俱殪焉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風發癸丑雷六月景寅雷震太廟破東鴟尾徹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是時帝不親蒸嘗故天震之明簡宗廟也西池是明帝爲太子時所造次故號太子池及安帝多病患無嗣故天震之明無後也 六年正月景寅雷又雪十二月壬辰大雷 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十二月廢愍懷太子幽于許宮明年賈后遣黃門孫慮殺太子擊以藥杵聲聞于外是其應也

鼓妖

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手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夷滅此聽不聰之罰也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跌上忽鳴聲聞四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尋而季龍死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巳酉朔東北方有聲如雷按劉向說以爲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

孫恩桓玄交陵京邑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而徑三尺所下有盤石爲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魚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始有弃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于寶又以爲高貴鄉公兵禍之應二說皆與班固旨同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于寶以爲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旣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于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

駿廢太后矢交館閣元帝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蝗

春秋螽劉歆從介蟲之孽與魚同占

魏文帝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饑按蔡邕說蝗者貪上貪苛之所致也是時孫權歸順帝因其有西陵之役舉大眾襲之權遂背叛也

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時荀賈任政疾害公直

惠帝永寧元年郡國六蝗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亂漁獵黔黎存亡所繼惟司馬越苟晞而已競為暴刻經畧無章故有此孽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去歲劉曜頻攻北地馮翊麴允等悉眾御之卒為劉曜所破西京遂潰五年帝在平陽司冀青雍螽

元帝太興元年六月蘭陵合鄉蝗害禾稼乙未東莞蝗蟲縱廣三百里害苗稼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四郡蝗蟲害禾豈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盡至于二年是時中州淪喪暴亂滋甚也二年五月淮

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等五郡蝗蟲食秋麥是月癸丑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蝗吳郡百姓多餓死是年王敦拜領荊州苛暴之釁自此興矣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兗州蝗是時慕容氏逼河南征戍不已故有斯孽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集堂邑縣界害苗稼是年春發江州兵營甲士二千人人口六七千配護軍及東宮後尋散亡殆盡又邊將連有征役故有斯孽

豕禍

吳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此豕羶也後奉見遣攻穀陽無功而反皓怒斬其導軍及舉天衆北出奉及萬或等相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北謀泄奉時雖已死皓追討穀陽事殺其十溫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龔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又其象也

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時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勿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悟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爲元帝所敗是其應也石勒亦尋渡淮百姓死者十有其九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又所任

邪也是後有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人家豶豕產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豶豕而產異之甚者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一頭二春八足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並與建武同妖也是後宰相沉醜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墨墨

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近黑祥也帝尋淪陷王室丘墟是其應也

年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如墨連夜五

日乃止此近黑祥也其四年帝降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帝崩

火沱水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按劉向說近火沱水聽之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君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

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 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沱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塘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郡使言開除以爲已瑞俄而桓玄敗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霜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暗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虺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疹土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旱寒燠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恒風也恒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兇喪第曰短艾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霧則冥晦故有暗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暗夜汗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內事謂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心氣毀故有牛虺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

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病土色黃故有黃青黃
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
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日時則有者
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凶短折者順之其
福曰考終命劉歆思心傳曰時有羸蟲之孽謂螟螣
之屬也

庶徵恒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
二月戊午晦尤甚動太極東閣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昏塵
蔽天按管輅說此爲時刑大臣執政之憂也是時
爽區囂自專驕僭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
不睿恒風之罰也後踰旬而爽等誅滅京房易傳曰
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
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
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眊厥風與雲俱起折五
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賦歛不理
茲謂禍厥風絕經紀止則溫溫卽蟲侯專封茲謂不
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
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
而溫生蟲蝗害五穀弃政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

起害有益人之物諸侯不朝茲謂畔厥風無恒地變
赤雨殺人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
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吳城兩門飛落按
華覈對役繁賦重區霿不容之罰也明年權薨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景申大風震電是歲魏遣大
衆三道來攻諸葛恪破其東興軍二軍亦退明年恪
又攻新城喪衆大半還伏誅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
是時孫綝一門五侯權傾吳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

丁傳同應也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風發水揚沙明日
綝誅

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其
月甲申廣陵司吾下邳大風折木 三年八月河間
大風折木

太康二年五月濟南暴風折木傷麥六月高平大風
折木發壞邸閣四十餘區七月上黨又大風傷秋稼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風 九年正月京都風雹發屋
拔樹後二年宮車晏駕

晉書志 卷十九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木 五年四月庚寅
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
月鴈門新興太原上黨灾風傷稼明年氐羗反叛大
兵西討 九年六月颯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
年謐誅十一月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十二
月愍懷太子廢幽于許昌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巳卯喪柩
發許昌還洛是日又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四月張華
第舍颯風起折木飛繒折軸六七是月華遇害十一
月戊午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六日止明年

五月趙王倫篡位

永寧元年八月郡國三大風

永興元年正月乙丑西北大風趙王倫建始元年正
月癸酉趙王倫祠太廟灾風暴起塵四合其年四月
倫伏辜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景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
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
自八方來者是時王敦專權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
顛等故風縱橫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政諸侯不朝
之罰也十一月宮車晏駕

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四月李壽襲殺李期自立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寅晉陵吳郡災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後桓玄篡位乃降后爲零陵縣君不睿之罰也

五年正月戊午朔疾風

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風迅急是年被廢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帝又幼少人懷憂恐斯不睿之徵也

三年三月戊申朔暴風迅起從丑上來須臾逆轉從

子上來飛砂揚礫

太元二年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閏三月甲子朔暴

風疾雨俱至發屋折木 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符

堅宮中樹其後堅再南伐遂有淝水之敗身戮國亡

四年八月乙未暴風揚沙石 十二年正月壬午夜

暴風七月甲辰大風折木 十三年十二月己未大

風晝晦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權奪於元顯禍成於

桓玄是其應也 十七年六月乙未大風折木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

年桓玄篡位由此門入 三年正月桓玄出遊大航

南飄風飛其輶輓蓋經三月而玄敗歸江陵五月江陵又大風折木是月桓玄敗於崢嶸洲身以屠裂十二月丁酉大風江陵多死者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起 五年閏十一月丁亥大風發屋明年盧循至蔡州 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樹幾百年也并吹琅邪揚州二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漂沒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 九年正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剝柱折壞 十年四月巳丑朔大風拔木六月辛亥大風拔木七月淮北大風壞廬舍明年西討司馬休之應

初妖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母丘儉大

風晦暝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陰爲陽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暝晦公室卑矣魏見此妖晉有天下之應也

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此夜妖也後年劉曜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帝蒙塵于平陽

之孽 患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風晦暝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干戈內侮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京房易傳曰臣安祿位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莖蔽惡生孽蟲食心

武帝咸寧元年七月郡國螟九月青州又螟是月郡國有青蟲食其禾稼 四年司冀兗豫荆揚郡國二十螟

太康四年會稽彭蠡及蟹皆化為鼠甚眾復大食稻為災 九年八月郡國二十四螟九月蟲又傷秋稼是時帝聽纒諛寵任賈充楊駿故有蟲蝗之災不絀無德之罰

惠帝元康三年九月帶方等六縣螟食禾葉盡永寧元年七月梁益涼三州螟是時齊王冏執政貪苛之應也 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太原新興北海青蟲食禾葉甚者十傷五六十二月郡國六螟

牛 禮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羴也是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為念而託付不以至公思替亂之應也按師曠曰怨讟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京房易傳曰殺無罪牛生妖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
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
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
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畧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
亂騁亦族滅京房易數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
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
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
按京房易傳言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
是時愍帝夢牛糜於平陽尋爲逆胡所殺元帝卽位江
東天下分爲二是其應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
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
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
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
亂政此其祥也 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
秋郊牛死曰宣公區霽昏亂故天不饗其祀今元帝
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上意以得親幸
導見跡外此區霽不睿之祀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

峻作亂 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產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

桓玄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瓌異桓玄卽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

蜀劉備章武二年東伐二月自秭歸進屯夷道六月秭歸有黃氣見長十餘里廣數十丈後踰旬備爲陸遜所破近黃祥也

黃祥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入穴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卽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按班固說此黃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爲比周故鼠作變也惠帝元康四年十二月大霧帝時昏眊政非已出故有區霧之妖

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黃霧四塞埃氛蔽天

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貫天日無光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癸巳黃霧四塞二月又黃霧四塞是時王敦擅權謀逆愈甚

穆帝永和七年三月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是時張重華納譖出謝艾爲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茲謂有知厥異黃厥咎聳厥災不嗣黃者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絕道故災至絕世也

孝武泰元八年二月癸未黃霧四塞是時道子專政親近佞人朝綱方替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景申朔黃霧昏濁不雨是時桓玄謀逆之應

義熙五年十一月大霧 十年十一月又大霧是時帝室衰微臣下權盛兵及土地畧非君有此其應也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地震。

吳孫權黃武四年江東地震是時權受魏爵命爲大將軍吳王改元專制不修臣跡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官大經攝政

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
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劉向並云臣下強盛將動而
爲害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來隱隱有
聲搖屋瓦

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吳將朱然圍江
夏荊州刺史胡質擊退之又公孫文懿叛自立爲燕
王改年置百官明年討平之

吳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二年正月地再震是時呂壹專事步騭上疏曰

伏聞校事吹毛求瑕翹欲陷人成其威福無罪無辜
橫受重刑雖有大臣不見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
故地連震動臣下專政之應也冀所以警悟人主可
不深思其意哉壹後卒敗

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七月

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 六年二月丁

卯南安郡地震是時曹爽專政遷太后于永寧宮太
后與帝相泣而別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江東地仍震是時權聽讒
尋出朱據廢太子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地震是時宦人黃皓專權按司馬彪說闔宦無陽施猶婦人也皓見在之應與漢和帝時同事也是冬蜀亡

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氏羗叛明年孫皓遣大衆入渦口 七年六月景申地震 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地震 四年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楊地震 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 六年七月己丑地震 七年七月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 八年五月壬子建

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八月丹楊地震 九年正月會稽丹楊吳興地震四月辛酉長沙南海等郡國八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聲如雷九月臨賀地震十二月又震 十年十二月己亥丹楊地震

太熙元年正月地又震武帝世始於賈充終於楊駿阿黨昧利苟竊朝權至於末年所任轉弊故頻年地震過其序也終喪天下

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此夏賈后使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此陰道盛陽道微

晉書志 卷十九
故也 四年二月上谷上庸遼東地震五月蜀郡山
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八月上谷地
震水出殺百餘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
汝陰梁國南陽地皆震 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時賈
后亂朝終至禍敗之應也漢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
震李固以爲地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
之政故應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
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
子分離夷羗叛去

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 六年正

月丁丑地震 八年正月景辰地震

太安元年十二月地震時齊王冏專政之應 二年

十二月景辰地震是時長沙王乂專政之應也

孝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襄二州地震時司馬越專

政 四年四月兖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

胡寵遂南濟沔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地震 三年六月丁卯長

安又地震是時主幼權傾於下四方雲擾兵亂不息

之應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湧水出十二月廬陵

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湧水出山崩于寶以爲王敦陵
上之應也 二年五月己丑祁山地震山崩殺人
是時相國南陽王保在祁山稱晉王不終之象也 三
年四月庚寅丹楊吳郡晉陵又地震

成帝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
己未豫州地震是年蘇峻作亂 九年三月丁酉會
稽地震

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時嗣主幼沖母后
稱制政在臣下所以連年地震 二年十二月地震
三年正月景辰地震九月地又震 四年十月己未

地震 五年正月庚寅地震是時石季龍僭卽皇帝
位亦過其序也 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聲如

雷 十年正月丁卯地震聲如雷雞雉皆鳴响 十
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地震 五年八月涼州地震
哀帝隆和二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時政在將相人主
南面而已

興寧元年四月甲戌揚州地震湖濱溢 二年三月
庚寅江陵地震是時桓溫專政

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涼州地震水涌是海西將廢

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是年帝崩
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 二年二月丁巳
地震七月甲午涼州地又震山崩是時嗣主幼冲權
在將相陰盛之應

太元二年閏三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 十一
年六月己卯地震是後緣河諸將連歲兵役人勞之

應也 十五年二月己酉朔夜地震八月京都地震

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七年六月癸卯地震十二月

己未地又震是時群小弄權天下側目 十八年正

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夜地震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震九月癸丑地震是時

幼主冲昧政在臣下

義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十月癸亥地震

五年正月戊戌夜尋陽地震有聲如雷明年盧循下

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康廬陵地四震明年王旅西

討荆益 十年三月戊寅地震

山崩地陷裂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楊句容及故鄣寧國諸

山崩鴻水溢按劉向說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

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與春秋梁山崩漢齊

楚衆山發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吳雖稱帝其實列國災發丹楊其天意矣劉歆以爲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後二年而權薨又二十六年而吳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徵也其冬晉有天下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王受命人君虜及帝晏駕而祿去王室惠皇慙弱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中

興於南此其應也

太康五年景午宣帝廟地陷六年十月南安新興山崩涌水出七年二月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墮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郡亦如之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饑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

應也

太安元年四月西墉崩

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 二年

八月乙亥鄆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

遷于濮陽此見沴之異也越卒以陵上受禍 三年

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京房

易傳曰地圻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

越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 三年

十月宜都夷道山崩 四年四月湘東鄴黑石山崩

元帝太興元年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陽地震山崩

二年五月祁山地震山崩殺人 三年南平郡山崩

出雄黃數千斤時王敦陵傲帝優容之示舍養禍崩

也 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滹沱盈溢大木傾拔

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廬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劉

胤爲郭默所殺

穆帝永和七年九月峻平崇陽二陵崩 十二年十

一月遣散騎常侍車灌修峻平陵開埏道崩壓殺數

十人

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鍾一有文四字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浩豐山崩張天錫亡徵也

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雷
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門地穿湧水出毀門扇及
限此水沴土也 十一年五月霍山崩出銅鍾六枚
十三年七月漢中城固縣水涯有聲若雷既而岸崩
出銅鍾十有二枚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雨賈謐齋屋柱陷入地
墜謐床帳此木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載也明年謐誅
焉

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燃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
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
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燭時則有
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
極是謂不建皇君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
事皆失不得其中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
也王者目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
故其罰恒陰一曰上失中則下強盛而蔽君明也易
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
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
也盛陽動進輕疾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

下奮驚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陽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爲君爲馬任用而強力君氣毀故有馬虺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殺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病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賀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於上之病說以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病云

恒陰
吳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是時將誅孫綝謀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此恒陰之罰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陰不雨將有陰謀孫皓驚懼時陸凱等謀因其謁廟廢之及出留平領兵前驅凱先語平平不許是以不果皓旣肆虐群下多懷異圖終至降亡

射妖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手射中之援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日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爲

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恭帝為琅邪王，好竒戲，常開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於宋焉。

龍蛇之尊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凡瑞興非時，則為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于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上廢興之應也。」魏土運，青水色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火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尅伐也。

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按劉向說龍也，只象而囚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卽此旨也。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

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乙丑，青

龍見元城縣界井中。二年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

三年黃龍、青龍俱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四

年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容縣井中。

三年二月，龍見軹縣井中。

晉書志 卷十九
吳孫皓天冊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雞雛京房易妖
曰龍乳人家王者爲庶人其後皓降晉

武帝咸寧二年六月景午白龍二見于九原井中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
色百寮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滌夏庭禍發周室龍
見鄭門子產不賀帝荅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
嘉祥遂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
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爲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爲
瑞今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
陵井中本志以爲其後趙王幽死之象武庫者帝王
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
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器二逆皆字
曰龍此之表異爲有證矣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羗妓產一龍子色似錦
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於
是帝竟淪沒

呂纂末龍出東廂井中到其殿前蟠臥比旦失之俄
又有黑龍升其宮門纂咸以爲美瑞或曰龍者陰類
出入有時今而屢見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纂果爲
呂超所殺

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
棹上而人不知但數年怪府中數失小兒及猪犬之
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
移時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極不建故蛇孽見
之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賜云爲帝溺於色之應也
魏代宮人猥多晉又過之燕遊是涵此其孽也詩云
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也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半餘丈負
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
天戒若曰昔漢景王有定傾之功而不厲節忠慎以
至失職奪功之辱今齊王罔不寤雖建興復之功而
驕陵取禍此其徵也

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
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
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
劉向說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
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
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
人君失道馬有生角及惠帝踐祚昏愚失道又親征

馬角

伐成都是其應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驟乘至南城門馬止力士推之不能動倫入輶車乃進此馬禍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爲亂逆非傳導行禮之人也 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牝驢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天戒若曰愍懷寃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其天意乎

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是時帝室衰微不絕如線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尋而帝亦淪陷故此妖見也

元帝太興二年丹楊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別生而死司馬彪說曰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已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馬羶又赤祥也是年張重華在涼州將誅其西河相張祚廐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也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

桓玄按劉向說曰馬不當生角猶玄不當舉兵向上也玄不寤以至夷滅

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術者佛圖澄歎曰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人荷

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鼈入水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又有開周世家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按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占以爲王莽曹操之徵

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于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皓寶鼎元年丹楊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黃氏母同事吳亡之象也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

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拄杖呼王始
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
之象也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歛已久家人
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
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
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元海石勒僭
逆遂亡晉室下爲上之應也

顏含傳作十有三年不起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
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
謂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元海石勒蕩覆天下之妖
也

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
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
耳是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爲其惡之
後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
府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
月戊辰冏敗卽甲子旬也

晉書志 卷十九
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卽收斬之于寶以爲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強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汪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

朝廷從其議

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始如暝有頃漸覺問之自謂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有髮兩瞖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病於是諸王有僭亂之象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絕

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烏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
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鶩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為逆胡所害此其徵也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唾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傳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于時王敦據上流將欲為亂是其徵
三年十二月尚書駙謝平妻生女墮地漚漚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有口齒都連為一胸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

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楊江寧侯紀妻死經三日復生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爲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口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可命爲天下母奏聞卽伏誅并下晉陵誅

可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灸之愈明京都誼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爲丈夫

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矢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

義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
形體

音義

詆

都禮反 枹 音扶 彭 與靜同 殪 於計反 釘釘 上音丁下反 區

霧

上烏豆反 輶輶 上匹計反 秭 將几反 渦 音戈 母 息魚反

提

音匙 滹沱 上火乎反 賀 莫侯反 檠 音澗 撩 音老 漚 匹備反

刑法志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
可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肖
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
理焉念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
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爲心
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
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
論其本意盖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

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納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用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狂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徒青衣於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况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綱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爲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爲搢紳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

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
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世祖武皇帝接
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
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
爲簡惠仰昭天睭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
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
江左無外蠻貊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美朝權
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昏迷不聞司敗晉之綱
紀大亂焉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皇畫象而民知禁則書
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撻作教刑者也
然則犯黥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臍者墨其體
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
領緣投之於市與衆弃之舜命臯陶曰五刑有服五
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載事旣叅倍夏
后氏之王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因於夏有所
損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國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
事均鎔造而五刑之屬猶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
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
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

晉書志 卷二十一
三
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司馬法或起甲
兵以征不義廢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繫
變禮刑則放

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后祖征穆王斯耄爰
制刑辟以詰四方姦宄弘多亂離斯永則所謂夏有
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
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
撻自茲厥後狙詐彌繁武皇帝並以爲往憲猶疑不
可經國乃命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徵求英俊刊
律定篇云爾漢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光武中

典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決疑事是時承離亂之
後法網弛縱罪名旣輕無以懲肅梁統乃上疏曰臣
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姝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
年盡四年輕姝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
人皆減死罪一等著爲常法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
易殺人吏民俱失至於不羈臣愚以爲刑罰不苟務
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理
務愛人故當爲除害理務亦當爲去亂是以五帝有
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
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人

爲非曰義高帝受命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可常
施行文帝寬惠溫克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
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幾致升平武帝值
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數典
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設過匿之科著知
縱之律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奉
憲不失繩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安孝成孝
哀承平繼體卽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
數年之間虧除元帝舊約穿令斷律凡百餘事或不
便於政或不厭人心臣謹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
者傳奏如左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時撥亂博
施濟時而反因循季世末節衰微軌迹誠非所以還
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宣詔有司悉舉初元建
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處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
之無窮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以爲隆刑峻法
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統復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
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
于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經傳北方今事非隆刑峻法
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意帝令

尚書問狀統又對極言政刑宜改議竟不從及明帝
卽位常臨聽訟觀錄洛陽諸獄帝性旣明察能得下
姦故尚書奏決罰近於苛碎至章帝時尚書陳寵上
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
濫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災肆赦帝舜命臯陶
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
聽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乎庶獄陛下卽位率由
此義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
之痛執憲者繁於詐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箠楚爲
姦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爲政也猶張琴瑟大弦
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
政方今聖德克塞假於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
蕩滌煩苛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廣至德也帝納寵言
決罪行刑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絕鈇鑕諸酷
痛舊制解祓惡之禁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
令是後獄法和平永元六年寵又代郭躬爲廷尉復
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
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
去刑之所取失禮卽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犯
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

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寵子忠忠後復爲尚書畧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獻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賊吏三世禁鋼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雖時有蠲革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爲漢議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名執厥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

晉書志 卷二十一
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
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
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
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
博採古今瓌瑋之士。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
左氏云。雖有姬姜。不棄憔悴。雖有絲麻。不棄菅蒯。蓋
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
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
之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之。於事舊事存焉。是時天
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
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
之徒。咸以爲宜復行肉刑。漢朝旣不議其事故。無所
用矣。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
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爲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
端。刑清政簡。一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
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
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
消息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
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
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

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正。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群時爲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復之。使群申其父論。群深陳其便。時鍾繇爲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修不同其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於

魏書曰
語更懇痛

是乃定甲子科犯鈇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魏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時有大女劉朱。搯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朱減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如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綱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

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與廐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

賊律有盜章之文典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

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
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弃市而輕狂
者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
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
吳蜀未平又寢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
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
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採漢律定爲魏法制
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
百八十餘篇其序畧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篇
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

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摠事類多
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其律不移因在
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
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畧恐搗和賣買
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畧律賊律有欺
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景有詐自復
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
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
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
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鞠獄斷獄之

法與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人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賊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與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爲典擅律典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廩律有乏軍之典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爲法故別爲之廩律秦世舊有廩置乘傳副車食厨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循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人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爲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典律烽燧及科今首以爲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界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

多宜摠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
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
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
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
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
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
凡三十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
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
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汗潛或梟藎夷其三
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聞殺人以劫而亡
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
報讐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
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弟加至五
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
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弃市之科所以
輕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也二歲
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
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畧
如是其後正始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
玄河南尹李勝中領軍曹羲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

卒不能決其文甚多不載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母丘險之誅其子旬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顓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旬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戾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尊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旣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佗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旣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於是詔改定律令文有爲晉王惠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群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

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徧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令與太傅鄭冲司徒荀顛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權齊相郭頤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賊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滅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媢爲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秦始皇三

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
通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白人皆爲郎中夫
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叙輒如
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
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
後明法掾張斐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
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
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
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畧罪法之輕重
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
較舉工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賊者則求罪於此
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訛爲
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其制
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
不離于律法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爲然
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
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
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
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
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

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畧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鬪皆爲賊鬪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鬪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獨如此之比皆爲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

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

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強盜不自知亡爲縛守將中有惡言爲恐獨不以罪名呵爲呵人以罪名呵爲受賕劫名其財爲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卽不求自與爲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賊輸入呵受爲畱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爲擅賦加歐擊之爲戮辱諸如此類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

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卽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卽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贓五匹以上弃市卽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歐人殺令者與同罪卽令人歐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

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畧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誠。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爲勅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畧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財之，謂之格，刑殺者似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

晉書志 卷二十一
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珽、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及劉頌爲廷尉，頌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

解曰：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恐爲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群惡橫肆，爲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頌亡之數者，至有十。時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而災困逼身，其志士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

刑書志 卷二十一
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
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
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
其爲惡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
之盡也亡者刑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
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
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
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
業作雖已刑殘不爲虛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
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

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
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
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
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
爲戮終身作誠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
爲惡者隨發被行去其爲惡之具此爲諸已刑者皆
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楚居必死之窮地
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
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
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

填溝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
黎不屬逮者此非爲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
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
至後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
罪人也至今恒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
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
之故也今行肉刑之徒不積且爲惡無具則奸息去
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
又不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獄各立私
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頌表陳之曰夫天下

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恒制而
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爲之準局
準局旣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異二故下聽有
常群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
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
罰所加各有常刑云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
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于時以嚴詔所譴莫敢據
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
月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奉曹
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

問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或是始
瓦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按行不
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暫出
出還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
時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
刑獄昔漢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
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杯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
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
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
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夫盡

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
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得後
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荆
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
事小而案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負于今太常禁
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
道在重墻之內又卽已滅頻爲詔旨所問主者以詔
旨使問頻繁便責尚書不卽按行輒禁止尚書免皆
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禁
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爲過當

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禮
大臣之望臣愚以爲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
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
因餘事得容淺深願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時劉頌
爲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其
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
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
法不得全何則失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
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
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
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
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
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
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
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
期者輕重之當雖不獄情苟入於文則徇而行之故
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獄聽之斷輕重雖
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行之
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
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

晉書志 卷二十一
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群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

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弃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

晉書志 卷二十一 二十五
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闕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盖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咀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廼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爲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諸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

晉書志 卷二十一
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常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廼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爲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隨輕重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更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固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爲議則有所開長以爲宜如須所啓爲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旣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已下應復出去駁按隨事以聞也及于江左元帝爲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事斟酌最爲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

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厲命人立異議曲適
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
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爲
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
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
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
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
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
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
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
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
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
徵文據法以事爲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
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摭故事有不合情者
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
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與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
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
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
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
犯上之姦生矣秦網密文峻漢典掃除煩苛風移俗

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圯滯
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者爲正條則法差簡
易元帝令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以明罰勅法
先王所慎自元康已來事故薦臻法禁滋漫大理所
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
也及帝卽位展爲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
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法
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大
平之化詔內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
侍中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叅軍梅陶散騎
郎張嶷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
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
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深
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
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
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
人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奸
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刑之以刑刑
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
歲以臣計此廼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况行之於政

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
水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
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義拯百殘之
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于三
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
不侏哉惑者乃曰死猶不懲而况於刑然人者冥也
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爲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
未以爲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詠爲惡之永
痛惡者觀殘刑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
刑以御物顯誠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尚書

薛蕪等議以爲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衆
欲行刑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
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今中興祚隆大命
惟新誠宜設寬法以育人然懼群小愚蔽習翫所見
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
樂刑者刑甘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
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爲允尚
書周顛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
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爲刑罰輕
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

刑
日
刑
金
針

晉書志 卷二十一
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
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爲
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
刑罰使欲爲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爲輕其刑
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爲
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之常人反爲犯輕
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刑常人以爲恩仁邪受刑者轉
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履賤有臭者醜也徒有輕刑
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
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

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
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
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爲糾察近
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疎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至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
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
教穆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長貞一以閑其邪教
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
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
風淳人多惇謹圖像旣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

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僞設網
 彌密利巧之懷日滋耻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
 止其奸况乎黥劓豈能反於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
 濟俗之益至於弃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
 考律同歸輕重約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
 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
 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
 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玄
 之古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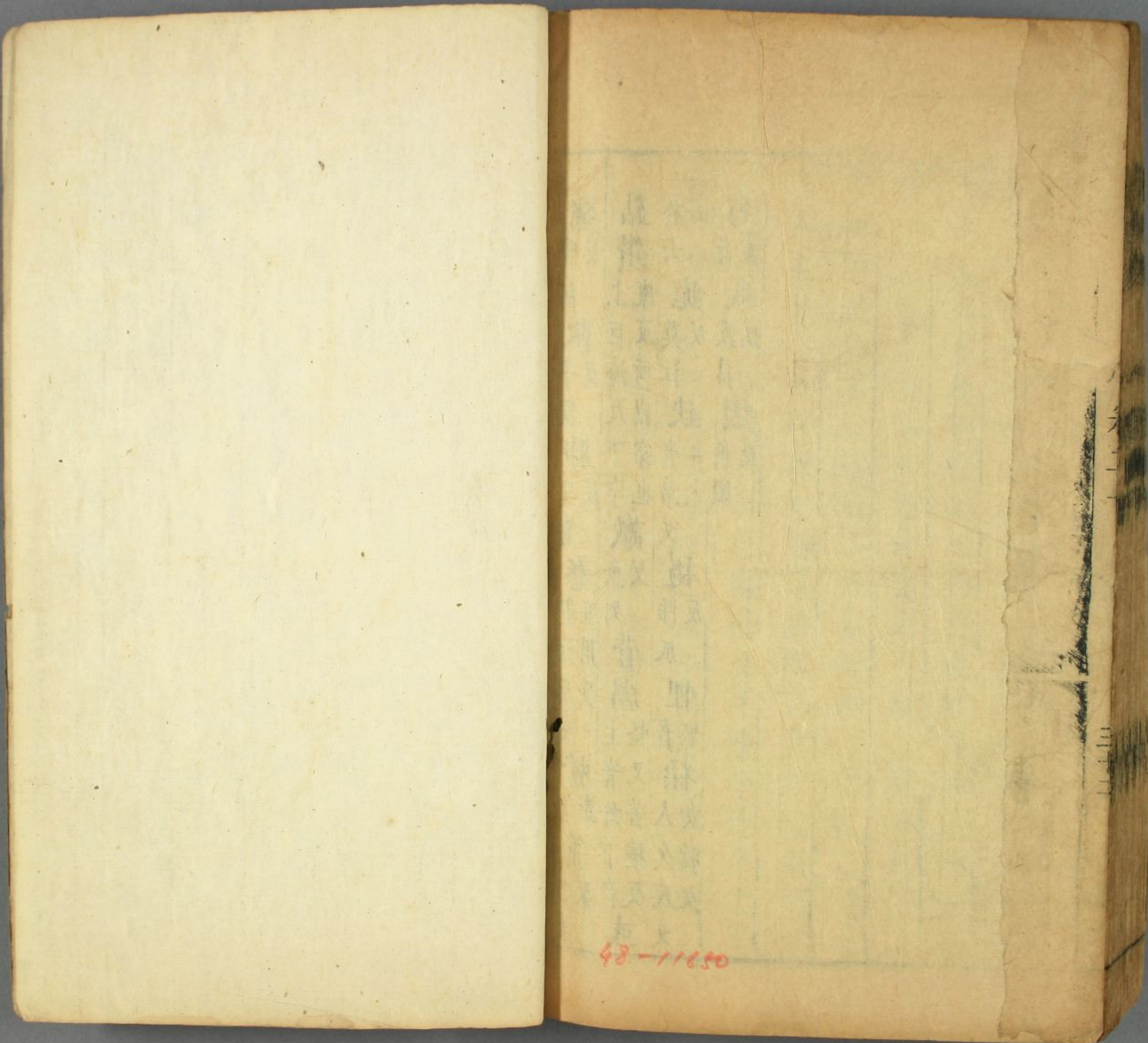
音義

痛音 阨子侯反 肺吳廢反 瘞丑江反 榜音彭反 籥之反

鈞上巨淹反 下字也 讞魚列反 菅上音奸下音怪又苦壤反 或

於六 疵莫江反 鈇音第又音大 槌陟瓜反 悝音恢 糝人久反 文

句音蓋 戕疾良反 頽魚毀反



48-11650

